影子论元的句法效应及其认知解释①

施春宏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科学院， 北京 100083）

[摘 要]本文借助论元结构理论、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和生成词库论等理论多角度地描写和解释与影子论元相关的句法－语义接口现象。首先通过汉英对比描写了影子论元的显隐对句法表达的影响，考察汉语动结式中影子论元的句法表现，然后分析了相关句法效应的认知动因，并从构式压制和物性结构两个角度对影子论元构式的生成机制予以阐释。我们认为，影子论元的特殊句法效应，既与影子论元自身的语义内容有关，也与跟影子论元相组合的结构成分的语义内容有关，更与特定语言句法系统所提供的句法条件有关；与影子论元相关的句法表现，在语序类型上既有共性，也呈现出鲜明的特性。这种特例表现从一个角度揭示了“语言大同而大不同”的特征，因此需要在特定句法系统中考察句法形式和概念结构的匹配关系。

[关键词]影子论元；句法效应；动词拷贝句；构式压制；物性结构；句法-语义接口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365（2018）01-0003-15

零、引言

所谓影子论元（shadow argument），指动词（包括形容词）或动词性构式的语义结构中所蕴含的、在中性语境（或者离境表达）的缺省状况下可自然推导出来的规约性论元。如动词“写、骑”的宾论元“字、马”，动词“切”的工具论元“刀”，形容词“哑”的主题论元“嗓子”。例如：

①a. 他太小，还不会写≈他太小，还不会写**字**

b. 他骑得真快≈他骑**马**骑得真快

②a. 妈妈在切肉≈妈妈在用**刀**切肉

b. 喊了半天，彻底哑了≈喊了半天，**嗓子**彻底哑了

可见，影子论元的语义和语用信息量都比较小。词典在解释中性语境的词义时往往需要将低信息量的语义内容揭示出来。例如：

③**写** ❶用笔在纸上或其他东西上做**字**：～草字丨～对联。（《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

骑 ❶两腿跨坐（在**牲口**或**自行车等**上面）：～马丨～自行车。（同上）

切 ❶用**刀**把物品分成若干部分：～西瓜丨把肉～成丝儿◇～断敌人的退路。（同上）

哑 ❸**嗓子**干涩发不出声音或发音低而不清楚：沙～丨～嗓子丨嗓子都喊～了。（同上）

①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互动观的构式语法理论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5BYY001）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构式浮现的多重界面互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CYY040）资助。本文初稿曾在第十八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澳门，2014.10）上宣读，蔡维天、潘海华、沈阳、张谊生等先生提出了修改意见，后又蒙李劲荣、蔡淑美等先生和我的研究生们提出诸多修改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释义中的论元（加粗者）在释例中有时并不体现出来。稍有特殊的是“骑”，由于语义泛化的影响，其对象论元的外延已经比较宽泛，但从“骑兵、骑手”来看，其影子论元应该是“马”。这说明，从历时层面来看，有的词所支配的影子论元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所谓的缺省状况，指在中性语境中，该论元如果不出现，损失的信息量最小；而如果要补全，该成分被补出（即复原）的可能性最大。而在特定上下文中可以不出现的一般论元（如对话语境中的省略），则不能看作影子论元。例如：

④a.“他一天写[e]到晚。”“写什么呀？”“写程序呢。”

b.他特别喜欢摩托，每天都要骑[e]几个小时。

动结式“喝醉、吃饱”的宾论元“酒、饭”可缺省推导，因此也属于影子论元。例如：

⑤a.他喝醉了≈他喝醉酒了

b.我吃饱了≈我吃饱饭了

我们不能在没有任何语境帮助的情况下根据“喝醉、吃饱”推断出“二锅头、红米饭”一类的论元来。

本文关注的影子论元只限于宾论元，主要讨论影子论元的显现和隐藏对句法表达的影响及其所体现出的语言共性和特性，并进一步充实对于“语言大同而大不同”这一类型特征的认识。

一、影子论元的显隐对句法表达的影响

与一般论元相比，影子论元在句法结构生成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句法效应，而且这种句法效应既有语言共性，也有类型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影子论元的显隐对句法表达的影响上，就目前学界所考察的相关现象来说，主要涉及影子论元在特殊构式中不出现时的两种情况。

一是与类似下面的构式相关的句法表现。例如：

⑥a.The tiger killed again.（老虎又杀生了）（转引自 Goldberg 2006）

b.Leslie studied.（Leslie 学过了）（转引自沈园 2007）

ma chin aq’naa –n -a. （转引自 Croft 2001）

REC.PST 1SG.ABS WORK –ANTI –ISG ‘I worked.’（我做过了）

例⑥中的影子论元（或近似于影子论元的论元）未出现，Goldberg（2006）将此类构式称作“宾语非侧显构式”（Deprofiled Object Construction），Givón（2001）、Croft（2001）等将此类构式称作“逆被动构式”（Antipassive Construction）。

二是与致使表达相关的构式中的句法表现。例如：

⑦a.He read the evening away.

b.She happily knitted two hours away.

c.They drank the pub dry.

d.She ate her boyfriend out of room.

例⑦a 和⑦b 一般称作 Time Away 构式，例⑦c 是动结构式，例⑦d 是使移构式。当然，例⑦c 和⑦d 都属于非典型构式，典型的相应构式中动词能够直接支配其后的名词，分别如“He painted the house red”和“He put the book on the table”中的“paint”和“put”。

在英语的句法系统中，“read、knit、drink、eat”都被视为及物动词，有其特定的支配对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象。然而，在例⑦中，这些客体论元并没有出现，如果就此考虑，这些句子中的动词已经呈现出不及物动词用法。其后出现的名词性成分“the evening、two hours、the pub、her boyfriend”在宾位又并非动词所能支配的对象，是一般所谓的“假宾语”。假宾语将动词和补语隔开，语义假宾语跟补语能构成一种述谓关系。

显然，就类似例⑥的情况而言，如果作为宾论元的影子论元可以出现在构式中（当然出现与否，信息表达会有差异），那么就和一般的主谓宾句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它在句法结构生成过程中没有特别的论元结构整合问题，而只是论元自身的显隐差异。而类似例⑦的情况，则牵涉到论元结构的整合机制及其配位安排，而且作为宾论元的影子论元能否出现以及出现之后有什么特殊表现，则有语言类型差异。因此下文以类似例⑦情况的说明为主（关于类似例⑥的情况，将在后文的认知解释中再说明），主要通过对比英语和汉语的表达系统来揭示相关构式生成机制及其受到的制约。

在英语句法系统中，对例⑦所表达的概念结构而言，动词所支配的客体论元在缺省状态下是“book、sweater、wine、food”；如果宾论元出现，句子将不合法（非影子论元如此出现也同样不合法）。例如：

*⑧a.He read *a book* the evening away.

b.She happily knitted *a sweater* two hours away.

c.They drank *wine* the pub dry.

d.She ate *food* her boyfriend out of room.

而且在英语句法系统中，若只限于用一个小句来安排所有论元，则没有其他的句法“救济”手段可以用来帮助安排动词的宾论元。类似例⑦一类的概念结构，现代汉语句法系统也有相应的表达形式，但并不能像英语那样将假宾语直接置于动词之后。例如：

⑨a.他读（掉）了**一个晚上** / *他读整整**一晚上**掉了

b.她很愉快地织（去）了**两个小时** / *他很愉快地织**两个小时**去了

c.他们喝光了**酒馆（的酒）** / *他们喝**酒馆（的酒）**光了

?d.她把**男朋友**吃出了房间[①] / *她吃**男朋友**出了房间

很明显，英语句法系统采取的是“隔开式”表达，即“the evening”等论元或准论元位于动词和补语成分之间。而现代汉语句法系统采取的则是“合用式”表达，即动词和补语成分先整合成一个整体，然后将“一个晚上”等论元形式置于整合体之后，或者用其他形式将这些论元提到整合体之前。尤其是像例⑨d 中强制性提宾的情况（施春宏 2006），只能用“把”等来安排“男朋友”之类的论元。不同的句法配位系统带来的相关句法后果是不一致的。汉语“把”字句很常用，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强制性提宾的要求。就汉语句法系统的发展历程而言，“把”字句的成熟与补语成分的复杂化及向述语动词贴附有根本关联（参见蒋绍愚 2017，冯胜利 2013）。

同样，如果宾论元要强制性出现，就会产生“宾补争动”的情况，现代汉语句法系统同样也无法实现合适的表达。例如：

*⑩a.他读**书**掉了整整一晚上 / 他读**书**整整一晚上掉了

[①] 直接对译有时会显得有些“生硬”，因此该句单独看可能有些怪异，其实也不难设想成立的语境：她吃一种带有特殊气味的食物，吃得男朋友难以忍受，便走出了房间。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b.她织**毛衣**去了两个小时 / 她织**毛衣**两个小时去了

c.他们喝**酒**光了酒馆 / 他们喝**酒**酒馆光了

d.她吃**东西**出了男朋友房间 / 她吃**东西**男朋友出了房间

然而，汉语可以用动词拷贝句（也称“重动句”等）等句法手段来解决“宾补争动”问题，既保留了句子整体所表达的主动关系，也能将相关论元角色跟动词的关系表达清楚。例如：

⑪a.他读书读（掉）了整整一晚上

b.她织毛衣织（掉）了两个小时

c.他们喝酒把酒馆（里的酒）喝光了

?d.她吃东西把男朋友吃出了房间

从宾语类型来看，只要是动词能够支配的论元都可以进入其中（施春宏 2010a）。[①]而英语中没有动词拷贝句等表达方式，无法在一个小句中将这种论元整合进去。因此只有当这些动词所带的论元为影子论元且无需在句法上实现时，才可以出现例⑦的句法结构。

这种汉英表达方式的差异是句法配位系统制约的结果。前文指出，英语的动结构式只能采取“隔开式”，限制了动和结之间的论元数量及其性质。而现代汉语句法系统采取“合用式”，表面上似乎更加受限，动和结之间没有为论元提供句法位置，实际上反而启用了动之前和结之后的句法位置，这样就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跟动相关的论元前置，跟结相关的论元后置。如果某个论元既跟动相关又跟结相关，那就需要先整合为一个论元（即该论元一身兼二任），再到结后寻找句法位置。如果某个论元只跟动相关，可以前置于动词之后用动词来标记其句法语义身份，这就形成了动词拷贝句（施春宏 2005、2008a、2010a）。这样，动词拷贝句中实际上出现了两个同形动词[②]；而英语句法系统中小句内部只能出现一个主要动词。也就是说，至少就汉英比较而言，英语是单动词句语言（single-verb language）；而汉语不但动和结可以直接组合，而且还有动词拷贝句这样的表达。

但两者在本质上有共性。例⑪中的“拷贝动词＋宾语”删除后，跟例⑥基本一致，而且语义也基本自足。当然，如果保留“拷贝动词＋宾语”，则将相关事件的背景性内容表达了出来，虽然增加的信息量比较小，但对比删去之后的表达仍有所体现。而英语无法在一个小句中将这种背景信息表达出来。

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很多文献将例⑦中的“the evening、two hours、the pub、her boyfriend”称作动词的“假宾语”。然而，从句法结构中的语义关系来看，它们并非动词的论元。这些句式都是特定的构式，成分都是构式的论元，其论元性质并不“假”。原因如下：

首先，句法上的需要。将它们删除后句法上不成立。可见，它处于宾位起到了完句的作用。可是，它毕竟不能受句中主要动词的支配，与一般的动词宾语有本质的不同。

其次，语义上的需要。类似例⑦表达的实际上是个致使事件，使因事件是“He read（a book）”，在使因事件作用下，导致使果状态“the evening（is）away”发生。显然，“the evening”是致使事件的承受者，是致果状态的客体论元。也就是说，假宾语现象是句法－语义在不同

① 当然，这不是说只要动词带上宾语就可以形成动词拷贝句。动词拷贝句生成的根本条件是述语动词的宾论元跟补语动词所支配的任何论元都不同指。这就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我骑自行车＋我累了”可以构成“我骑自行车骑累了”，而“我骑自行车＋自行车坏了”不能构成“我骑自行车骑坏了”，而只能构成“我骑坏了自行车”等相关表达。

② 这两个动词有一些（广义）形态上的差异，如“他看书看累了”，前一动词（及动＋宾）一般不能加体标记，而后一动词跟补语组合以后可以加体标记。至于这两个动词哪个是句法核心，学界有争议，但这不是根本，此不赘述。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层面交互作用的产物，这些宾语语义上非动词所能支配，但句法、形态上又呈现出一般宾语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如果借助汉语对动结式分析的思路，那么这类假宾语可以看作结构的宾语。如“他唱红了曲作者”，“曲作者”并非“唱”的宾论元，但一般看作“唱红”的宾论元。这也就是在分析致使表达系统的句法、语义特征时，我们主张需要区分底层施受关系和高层致役关系的根本原因。（施春宏 2008a）

综上，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将由影子论元参与的句法结构称作“影子论元构式”（Shadow Argument Construction）。可见，影子论元构式在不同语言中的语用表达基础是一致的，但在特定语言系统中的句法表现有同有异，体现出“语言大同而大不同”（Evans & Levinson 2009）的特征。沈家煊（2012）通过对赵元任“零句”说的讨论来分析“最能体现汉语特点的流水句”的逻辑、语用和句法特征时指出：“语言大同而大不同，大同在语用上，大不同在句法结构上。”本文所涉虽非“零句、流水句”，但通过对影子论元构式句法－语义接口的分析，可以进一步证明并充实“语言大同而大不同”这一语言类型特征。

学界对哪些动词能出现在影子论元构式中并没有全面的探讨，但对具体词项或局部类型已经有过观察。如 Amberber（2002a、2002b）、Fried（1992）发现，在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Amharic）、印度卡纳达语（Kannada）等不少语言中“消费”动词的论元实现也跟英语“eat”之类表示“消费”的动词一样，可以省略宾语（参见沈园 2007）。其实，不只是“消费”动词（如 eat、drink，吃、喝、饮），其他特定语义类动词也有此可能，只要其动词语义能够蕴含其所支配的对象。比较鲜明的就是某些“读写”动词（如 read、write，读、写）和“制作”动词（如 knit、edit，织、编[编辑义]、盖[建筑义]）[①]。具体类型和用例仍需要进一步考察，但能带影子论元的动词的基本语义内容是：在理想认知模式中，如果动词和其支配的对象或产生的结果有必然的关联，这些对象和结果在缺省的状态下能够被有效激活和复原，那么在这种场景概念化基础上产生的动词，都有可能成为带影子论元的动词。[②]因为这些动词在最开始概念化的场景中，与其支配的对象或产生的结果都具有相对“唯一”（包含虽非唯一但相当有限且范围明确）的概念依存关系，这种动词的语义自然蕴含着其宾论元的语义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出更高层面的语义概括。

二、汉语动结式论元结构中影子论元的句法表现

上文主要是与英语句法结构相对照而简单涉及了汉语句法系统（尤其是动补结构）中某些句法表现。其实，与影子论元显隐相关的汉语构式，最为鲜明的句法效应则体现于动结式的整合过程及其相关句法表现中。通过动结式在不同语言中句法表达方式的比较能够非常清楚地凸显“语言大同大不同”的特征。下面通过与一般论元的句法表现对比，来分析影子论元在汉语动结式整合过程中所引发的一系列句法效应。

现代汉语采取“合用式”（即动结式 VR）来表达相关内容。由于动词和补足成分整合在一起出现，因此，如果动词的宾论元一定要出现时，就需要根据 V 和 R 之间的语义关系来重新安排相关论元的句法配置。本文讨论的动结式只限于比较典型的一类[③]：即 V^2+R^1（二

① 例中英汉未必对应，因为是否能带影子论元，不同语言存在差异。另外，“写”也可以看作制作义动词。
② 这里更多地是从词语本义的概念化过程这一角度着眼。其实，由于语义的发展，理想认知模式在不同时期会有变化，这会带来词义的泛化或外延的变化，如“骑”，这种情况很常见。
③ 还有更复杂的语义类型（如“她洗衣服”（致使）“布鞋湿了”→她洗衣服洗湿了布鞋），此不考虑。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价述语动词＋一价补语动词)。具体来说就是下面这两种类型（这里只考虑基础句式，暂不考虑“把”字句、“被”字句等标记度比较高的句式)。例如：

⑫a. 妈妈洗被子洗累了（←妈妈洗被子＋妈妈累了）

b. 孩子读这种故事读傻了（←孩子读这种故事＋孩子傻了）

c. 小姑娘抄课文抄哭了（←小姑娘抄课文＋小姑娘哭了）

⑬a. 他摔坏了闹钟（←他摔闹钟＋闹钟坏了）

b. 我们踢爆了足球（←们踢足球＋足球爆了）

c. 老大爷修好了自行车（←老大爷修自行车＋自行车好了）

这两个动结式次类的语义结构关系及其句法表现呈互补状态，学界几乎没有争议。在此分别以例⑫a 和⑬a 为例说明。例⑫a 中 V 和 R 的主体论元（“妈妈”）同指，两者整合后提到动结式之前；V 的客体论元（“被子”）和 R 的主体论元（“妈妈”）不同指，R 的主体论元不能在动结式之后，但可用拷贝动词提升至动结式之前，此时整个构式只能形成动词拷贝句及其相关句法表达。这样既能有效安排底层结构提升上的论元，又能保持主动的表达关系。例⑬a 中 V 的主体论元（“他”）和 R 的主体论元（“闹钟”）不同指，两者不能整合，V 的主体论元前置于动结式；而 V 的客体论元和 R 的主体论元（“闹钟”）同指，两者整合后的高层论元后置于动结式（即 R 的主体论元不能在动结式之前)，此时只能形成主谓宾句及其相关句法表达。也即两者之间存在如下互补关系。例如：

⑭a.妈妈洗被子洗累了

*b. 他摔闹钟摔坏了

⑮*a.妈妈洗累了被子

b. 他摔坏了闹钟

而且在现代汉语句法系统[①]中，上述两个动结式次类都不能用“隔开式”。例如：

*⑯a. 妈妈洗**被子**累了

b.他摔**闹钟**坏了

然而，在汉语动结式系统中，如果述语动词宾论元是影子论元，那么例⑫中的语义结构关系还可以同时兼有例⑬的句法表现。例如：

⑰a. 喝醉：他喝酒＋他醉了→他喝醉了酒/他喝酒喝醉了

b. 吃饱：我吃饭＋我饱了→我吃饱了饭/?我吃饭吃饱了

这显然不合常规，但都是可接受的表达。如果不用影子论元，则只能形成动词拷贝句的表达，即只能出现例⑫的句法表现，这就又合乎常规了。例如：

⑱a. 喝醉：他喝二锅头＋他醉了→*他喝醉了二锅头/他喝二锅头喝醉了

b. 吃饱：我吃红米饭＋我饱了→*我吃饱了红米饭/我吃红米饭吃饱了

然而，并非所有的影子论元参与的句法结构都有完全相同的句法表现。例如：

?⑲a.读累了书～他读书读累了

b.孩子写困了字～孩子写字写困了

① 本文反复强调“现代汉语句法系统”，因为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中出现过“饮酒酣、哭城崩”这样的隔开式，在与合用式竞争共存了很长时期后，最终汇入合用式中。（施春宏2004、2010a） 另外，这里的现代汉语指的是普通话，实际上，很多方言中仍有使用隔开式的情况。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例⑱、⑲的句法表现跟非影子论元构成的句子基本一致，并未显示出影子论元的句法效应。原因在于，如果影子论元后置于动结式，还得看该论元对补语动词是否也具有“影子论元”的性质。例⑰在中性语境中，由于“醉”语义蕴含了“酒”，“饱”语义蕴含了“饭”[①]，因此“喝醉了酒”和“喝醉了”、“吃饱了饭”和“吃饱了”语义信息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例⑲中，“累”并不语义蕴含“书”，“困”并不语义蕴含“字”，尽管“读累、写困”中的述语动词语义蕴含了该影子论元。当补语动词不能蕴含述语动词的影子论元，而且该论元又跟补语动词的任何论元都不同指时，该论元就不能出现在动结式的后面，因为动结式之后的论元一定要跟补语动词有语义上的关联。其实，即便是具有双重语义蕴含的影子论元可以在动结式之后，其句法表现仍相当受限，不大能用“把”提前。例如：

⑳a. 他喝醉了酒→??他把酒喝醉了

b. 我吃饱了饭→??我把饭吃饱了

可见，具有双重语义蕴含的影子论元不能产生本来就可以出现在动结式之后的一般论元所具有的其他句法效应。然而，例⑳的可接受度似乎又比下面这样的句子要略高一些。例如：

㉑*a. 他把书读累了

*b. 孩子把字写困了

可见，正因为有双重语义蕴含关系，影子论元可以部分实现一般论元的任何句法表现。而如果用非影子论元来替换影子论元，则跟一般论元的句法表现没有实质性区别。例如：

㉒a.老王喝二锅头＋他醉了→老王喝二锅头喝醉了

b.（一杯）二锅头（就）喝醉了老王[②]

c.（一杯）二锅头（就）把老王喝醉了

d.老王被（一杯）二锅头喝醉了

㉓a.孩子读这种故事书＋孩子傻了→孩子读这种故事书读傻了

b.这种故事书读傻了孩子

c.这种故事书把孩子读傻了

d.孩子被这种故事书读傻了

跟例㉒、㉓相关的两个句式群的句法表现完全平行，可见其内部语义结构关系也是一致的。而类似这两个句式群的表达，在英语句法系统中是无法实现的。尤其是动词拷贝句、“把”字句等句法表达，更是汉语“大不同”的体现。不同的句法生成机制形成了不同的语序类型。

由此可见，影子论元在动词拷贝句及相关句式的生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跟一般宾论元并不完全一致。

三、影子论元构式的认知动因及其句法系统的约束

前文是对影子论元在相关句法结构中表现（尤其是“大不同”处）的描写。无论是认知动因的分析还是生成机制的刻画，都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和调整。下面的认知分析，立足于“大同”之处，但又更多地结合句法配置系统来说明。

[①] 这里的“语义蕴含”看作“语用推导”也许更合适，但为了表述的方便，说成语义蕴含似乎也无大碍。

[②] 例句中加上括号内的词语后，表达更为通顺；这牵涉句式信息结构安排对句法配位系统（语义内容和形式选择）的影响，此不赘述。但动词拷贝句没有这样的语用要求。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关于“认知”有两种理解，一是基于日常经验的认知，认知语言学中的认知基本上属于这个方面，属于体验认知观；一是基于信息加工模式的认知，是一种关于“计算”的基本思想，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自然语言信息处理中的认知基本上属于这个方面，可以看作是计算认知观。两者都关注语法表达的生成机制，但前一种认知理解还比较关注语言表达的体验基础、功能动因；后一种认知还比较关注语言表达的心理表征、计算机实现等。两种理解实际上是一种互补共存的关系。

上文曾指出，学界对与影子论元相关的句法现象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两种情况：一是所谓的“宾语非侧显构式”“逆被动构式”；一是与致使表达方式相关的句法结构。前者学界主要关注其认知动因；后者因有更复杂的句法整合过程，学界主要关注生成机制。此处先分析与影子论元相关句法现象的认知动因，再分别从这两种认知理解的视角来分析与影子论元相关句法现象的生成机制。

Goldberg（2006）指出：“相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而言，英语一般不允许将论元略去。”据此，下面的表达便有些特殊。例如：

㉔a.Pat ate and drank all evening. （帕特整晚又吃又喝）（转引自沈园 2007）

b.Pat ate something and drank something all evening.

例㉔是所谓的“零补足语”（zero complement），这类构式即“宾语非侧显构式”。构式语法试图通过对这种宾语非侧显构式等一系列构式的分析来论证形式句法的“同构映射假说”（Isomorphic Mapping Hypothesis）[①]并非一个普遍有效的概括。同为被省论元可以复原为例㉔b。

在“离境”理解中，复原的内容是唯一的，而这正是影子论元的表现。影子论元一般都是泛指或类指的，有的虽以不定指的形式出现，但在具体语义内涵上跟泛指或类指没有实质性的区分。Goldberg（2006）用“话语低凸显度的省略原则”（Principle of Omission under Low Discourse Prominence）来概括这种现象：“当受事论元在话语中相对于动作来说被识解为无需得到强调时，受事论元可以省略。也就是说，当受事论元在话语中不是话题性的（或焦点性的），且动作得到特别强调时，受事论元可以省略。”

Brown（2007）发现，泽套语（Tzeltal）在省略动词宾语时，如果动词语义具体丰富，省略其宾语的可能性高于语义宽泛的动词。如“k’ux”（吃[糊状物]）和“tun”（吃[任何东西]），前者的受事论元更容易省略。[②]这可视为“消费”动词论元省略的又一体现。显然，这是由动词对宾语的语义蕴含程度决定的，省略后可复原的程度高。

Haiman（1985）指出，语言表达中如果某个语言项目可预测性、确定性越高，那么所需的表征成分就越少，以至减缩为零形式不再出现。这体现了 Zipf（1935）的观点，即在语言中，熟悉的东西不必表达出来。这是语言形式和语义内容之间象似性原则的体现，本质上还是基于人类共同的认知体验：信息加工只对那些需要信息处理的地方做出特别的注意，越是交际中需要凸显的地方，越能引起注意，进而通过某种语言形式来表征。这是基于用法（usage-based）的语言知识观，也可以看作是标记原则的认知基础，标记形式就是用来标记那些需要特别标记的内容。

① 同构映射假说指的是：“名词短语的数量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与论元的数量对齐。”（Lidz et al. 2003，转引自Goldberg 2006）。该假说的基本内涵跟生成语法的“论旨准则”（θ-criterion）一致。

② 此例转引自Goldberg（2006），但Goldberg引述的是Brown的未刊稿，Brown的文集2007年出版。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当然，如果仅此而言，还不能做出“同构映射假说”是无效的结论，因为像例㉔这种具有特定语义条件的现象可以作为同构映射假说的规则性例外，并非本质上的违反。所谓“例外”，是相对于规则而存在但与规则相违背的、具有特定条件的语言现象；“例外”不能否定规则，它是由特定的条件制约而形成的特殊现象。（施春宏 2010b） 但通过分析，我们仍比较认同 Goldberg（2006）的“弱语用概括”（weaker pragmatic generalization），即“得到语言表达的名词短语，其所指被假定为跟语义解读有直接关联”。这对于理解构式形式－意义关系有启发：从形式看意义，凡形式表达的，就是重要的；但不能反过来，凡意义重要的，都用某个形式来表达。形式系统的承受力和表达力并不相同。这样，在特定的语法系统中，某种构式就不是一种“必然”的存在，而是一种基于配位系统现实性的存在。

基于此，我们可以做出某些推测。在英语句法系统中，对下面例㉕a 的回答一般只能是 b 而不能是 c。请看例句：

㉕a. Have you read *Romeo and Juliet*？（你读过《罗密欧与朱丽叶》吗？）
b. I have read it.（或：Yes. /Yes, I have.）（读过）
?c. I have read.（读过）

按照“低话语凸显下的省略原则”，例㉕b 中的“it”所指信息在话语中不凸显，应该可以略去，然而却具有句法强制性，根本原因是它在该交际场景中体现的并非影子论元的功能。

同理，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在英语句法系统中，一般情境的“Did you read?”比“Have you read?”可接受度高一点，因为就现在完成时而言，往往更牵涉到所完成的具体语义内容，而对一般过去时而言，只强调动作本身就可以。又如年轻人聚会，有酒供应，有人问你，“Did you drink? ”时，谈论的不是喝的酒本身，而更多的是是否有过喝酒行为，“drink”能否语义蕴含“酒”则是这种交际成功的基础。

这也能说明为什么“Do you want to eat? （你要吃点吗？）”在英语中可以接受。只要在确定的具体的语境中，“eat”的宾语是共享信息，可以省略。

英语的宾语对影子论元和非影子论元的句法限制并不相同。作为影子论元的宾语，可以省略，上文多有举例，又如下例㉖a。而作为非影子论元的宾语在句法上有强制性，即便上下文所指明确，也要用“it”或“them”代替，如例㉕b。作为带非影子论元宾语的动词，有两种情况：一是可带影子论元也可带非影子论元，在带非影子论元时，非影子论元不能省略，如例㉖b；二是只能带非影子论元时，非影子论元自然不能省略，如例㉖c。请看例句：

㉖a. Leslie studied.（＝⑥b） （Leslie 学过了）
b. Tom studied *Chinese*. （Tom 学过汉语）
c. Tom liked *Chinese*. （Tom 喜欢汉语）

可见，影子论元且只有影子论元才能产生“低话语凸显下的省略原则”句法效应。因此，可以说用“低话语凸显下的省略原则”来反对“同构映射假说”既有效又无效，需视所选的角度而定。但本质上应该是并未推翻该假说，而是完善了该假说的适用条件。

汉语句法系统都不受此影响，在是否省略宾论元方面，如果不考虑信息表达的充分性而只从句法表达的可能性着眼，除了黏宾动词，其他情况下及物动词的宾语都可在句法上略而不显。这样看来，将例⑥这样的宾语非侧显构式视为“逆被动构式”，至少就英语和汉语（见相应的汉语译文）的句法表现而言并无必要，它们跟一般的主动（宾）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无论是语义上还是形态上，还是信息结构的安排上。尤其是汉语中更是如此，宾论元无论是影子论元还是非影子论元，在特定的语境中都有这样的句法表现。

由此可见，认知以体验为基础，人类在加工认知信息的过程中，凸显的信息自然受到更多的注意，更容易在语言形式上体现出来。这是语言信息结构加工的共性。然而，我们同时还要认识到，认知动因只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至于具体的表达方式，则受到特定语言句法系统的制约，体现于语言表达的个性。就此而言，单纯基于概念基础的认知解释也是一种描写，或者说尚是一种“弱解释”，必须在特定语言系统中将形式和意义、结构和功能等结合起来，才能在受系统约束的前提下建构一种相对的“强解释”。而强解释则跟预测相关联。解释既是语义、功能的，也是形式、结构的，更是形式－语义、结构－功能互动的。

四、关于影子论元构式的构式压制解释

除了上面对认知动因的分析外，认知语言学尤其是构式语法还对影子论元构式的生成机制尝试做出了解释。为了说明例⑦中及物动词的不及物用法，构式语法研究常将它看作构式压制现象，认为这种句式之所以能够实现，就是构式通过压制机制将及物动词的受事论元剪切（cut）掉，从而使这些动词去及物化。如对例⑦a“He read the evening away”和⑦b“She happily knitted two hours away”这样的“Time Away”构式而言，作为整体的构式抑制了作为组构成分的及物动词“read”和“knit”原来所带的宾论元（内论元），然后增加一个新的时间论元“the evening”和“two hours”充当假宾语（Jackendoff 2002）。构式压制此处在两个侧面起作用，一是剪切，二是添加。

然而，构式压制本质上只是一种现象描写（施春宏 2012、2014），而不是解释，或者退一步说只是操作层面的解释。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事为什么能够剪切？如果不加剪切为什么就不合式（ill-formed）？构式压制分析对此难以做出有效的说明。构式压制所能说明的是：由于例⑦这种构式只能容纳两个论元，如果动词的宾论元强制出现，就无法实现合适的配位方式；为了得到合适的表达，动词的论元结构就要受到构式论元结构的压制，在这种压制作用下，动词的宾论元就剪切掉，不能再出现于表层句法结构中。然而，这种解释实际上有将结果当作动因的嫌疑。而且，这里面还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果该动词的论元必须出现，汉语句法系统为什么能解决句法角色的位置安排？

其实，这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能够进入例⑦中的动词，其所带的宾论元只能是影子论元。如果该宾论元强制性出现，一定有类似汉语动词拷贝句那样的句法手段，当然，是通过拷贝动词的方式还是通过添加其他标记来引出动词的宾论元，那是另一个问题。

根据影子论元所引发的这种特殊句法效应，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既然某些动词带的是影子论元，如果影子论元不出现的话，该动词的句法表现就自然跟不及物动词有相通之处。事实确实如此。英语中的动结构式、使移构式就有类似的表达。例⑦即是如此，这里再举两例来跟不及物动词构成的相关句式进行比较。请看例句：

㉗a.He drove his tires bald.（他开车时磨平了轮胎）（转引自 Goldberg 1995）

b.She drank him under the table.（她把他喝到了桌子底下）（转引自 Goldberg 1995）

㉘a.The dog barked the chicken awake.（狗叫醒了鸡）（转引自 Goldberg 1995）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b.He hiccupped his way out of the room.（他一边打着嗝一边走出了房间）（转引自董成如 2012）[①]

汉语和英语都是如此[②]。但就汉语句法系统而言，影子论元不出现时并非必然被构式永久压抑下去，而是可以通过类似例⑪由动词拷贝形式将其还原。也就是说，英语中的影子论元遭遇到强制性剪切（句法上不可呈现），汉语中则是选择性删除（也就是省略，句法上可还原）。两者的句法操作手段及相关句法后果并不相同。对英语而言，只能构成影子论元被剪切的表达方式；对汉语而言，由于可以利用拷贝动词作为“救济”手段，形成动词拷贝句。

五、从生成词库论看影子论元构式的解释

前文指出，对认知的理解，除了认知语言学的体验认知观，还有基于信息加工模式的计算认知观。影子论元的句法效应还可以从计算认知观来解释，如生成词库论基本目标就是构建词义结构的百科知识描写体系，借助词义表征的结构化模式来为语义表达与理解、自然语言信息处理服务。它将过去词义特征分析的静态模式发展为基于语义在线生成与理解的动态模式。以下利用生成词库论的基本分析模式来对影子论元的句法效应做出进一步的认知解释。

由于生成词库论是一种对词库中不同类型词汇信息进行多层面表征时描述其内在结构及运作方式的理论，因此它特别关注语义特征的性质差异及语义表征的层级体系。它将词项的词汇语义表征分成四个层面：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事件结构（event structure）、物性结构（qualia structure）和词汇类型结构（lexical typing structure）。（Pustejovsky 1995）其中最具创新性的就是物性结构，另外三个方面在其他理论框架中都有相对充分的说明。

物性结构是界定物体属性的表征，简单而言就是事物所具有的能为人感知的属性结构。据 Pustejovsky（1995），物性结构具体刻画的是词义的四个基本方面（即物性）：构成（CONSTITUTIVE），指物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形式（FORMAL），指在一个更大的认知域中将该物体区别出来的属性；功用（TELIC），指物体的用途（purpose）和功能（function）；施成（AGENTIVE），指导致物体形成或产生的因素。上述这些物性通常被称为角色（role），即构成角色、形式角色、功用角色、施成角色。[③] 每个范畴都表达物性结构，但并非每个词项都拥有所有物性角色的值。其中功用角色和施成角色对句法表达的影响比较鲜明。

物性结构主要用来说明词语（尤其是名词）的属性对搭配的影响，因此可以用来说明词语的组合问题，尤其是非常规的跨类组合即所谓的“类型压制”（type coercion）现象。如“学围棋”，学的不是围棋本身，而是如何下围棋。也就是说，“学”所搭配的对象应该是事件表达式，而不是实体表达式，而“围棋”表达的是实体，这样一来就会出现类型上的不匹配，而实际交际中“学围棋”又是一个合法的表达。显然，这其中就存在着类型压制问题。这里的类型压制之所以实现，是因为“围棋”概念的物性结构中具有功用角色，即围棋的用途是用来“下”的。因此“学围棋”的形义匹配关系就得到了有效的解释。对这种类型压制现象，认知语言学一般用转喻理论来解释，即“围棋”转喻“下围棋”，从认知过程来说就是实体转喻事件。相对而言，生成词库论对生成与理解机制的这种还原式分析显然比转喻分析显得更加系统、具体，

[①] 该句的汉语译文并不到位，其基本含义应是：他通过打嗝的方式“创造一条道路”从而使自己走出了房间。

[②] 汉语的特殊之处在于，因用“合用式”表达相关内容，因此由于句法、语义、韵律等条件的限制，有时需要采取“把”字等手段来将整个构式的宾语（役事）提到动词之前。另外，类似例⑩中的述语动词如果是不及物动词，当然就不可能出现拷贝表达了，如“他哭了整整一下午”。

[③] 描述概念结构的语义角色和描述物性结构的物性角色虽然都称“角色”（role），但内涵差别很大。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更具可操作性，因而也更有预测的导向。这种分析路径依据的是精致还原主义方法论原则（施春宏 2008b、2016），即立足整体，还原出整体所具有的显性成分和隐性成分、显性关系和隐性关系，并将这些成分和关系结构化，强化描写体系的解释功能和预测指向。

目前物性结构分析的对象主要是词库中的名词，其实这种观念也可以应用到对动词、形容词属性结构的理解中，进而将构式组构双方的物性结构匹配关系作为立足点，有效描写和解释句法－语义结构中的相关现象。也就是说，论元结构也可以从物性结构的角度来认识。当我们说“写”的语义蕴含“字”时，实际上就意味着“写”的论元结构中有一个成品结果的角色（从概念结构来刻画的“角色”），该角色由“字”来承担；当我们说“字”是写出来的时，实际就意味着“字”有个施成角色（从物性结构来刻画的“角色”），这一角色由“写”来承担。这样一来，就两相匹配了。我们曾用“招聘”和“求职”这两个隐喻来刻画构式压制中双向互动的合力机制（施春宏 2014）。所谓“招聘”，指的是构式作为一个形义配对体对语言系统中的各类语言成分提供形式和意义/功能上的准入条件，满足了准入条件就能成为构式成员集里合格的成分，否则就无法进入构式集中；所谓“求职”，指的是某个成分在交际中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寻找合适的结构，有了合适的位置通过了特征核查就能够整合到上位构式中去，成为上位结构的组构成分。“招聘”机制有些类似于生成语法中的特征核查（feature-checking）；“求职”机制有些类似于生成语法的句法结构生成过程中的“并合”（merge）机制。具体到“V＋NP”这个图示性构式，当“写”填入其中后形成半图式性构式（也就是半实体构式）“写＋NP”，这便对其中的 NP 提出了招聘条件，而“字”具备这一条件，可以来求职，这样“招聘－求职”机制就得以实现。换个角度来看，当“字”填入其中后形成半图式性构式（也就是半实体构式）“V＋字”，便对其中的 V 提出了招聘条件，而“写”具备这样的条件，可以来求职，同样实现了“招聘－求职”机制。当然，一般的理论都是以动词为句法核心的，因此常视“写”为招聘机制的启动者，“字”为求职机制的承担者。“骑－马”和“切－刀、哑－嗓子”都是如此。

再以“唱－歌”为例。从概念结构来看，“唱”的成品角色是“歌”，从物性结构来看，“歌”的施成角色是“唱”，两相匹配。这在词典释义中也有反映。例如：

㉙【唱】❶动口中发出（乐音）；依照乐律发出声音：独～丨合～丨演～丨～京戏丨～一支歌。❷……。❸名歌曲；唱词：地方小～丨《穆柯寨》这出戏里，杨宗保的～儿不多。（【歌曲】供人歌唱的作品，是诗歌和音乐的结合。）（《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

【歌】❶名歌曲：民～丨山～儿丨唱一个～儿。❷动唱：～者丨高～一曲。（同上）

虽然“唱”的动词义项释义“口中发出（乐音）；依照乐律发出声音”跟“唱”的联系比较婉曲，但从它因转喻而生成的名词义项“歌曲；唱词”就能充分揭示它的轨迹。“歌”释为“歌曲”，而“歌曲”的语义结构“供人歌唱的作品”中就明确包含“唱”这一语义成分；而且从它因转喻而生成的动词义项“唱”也同样揭示了它的轨迹。这种相互转喻的关系更能揭示其相互蕴含的语义内容，这是不同性质物性角色的相互依存。

基于此，在句法表达中，如果从动词着眼，“字、歌”是“写、唱”的影子论元；如果从名词着眼，“写、唱”就是“字、歌”的支配行为。因此“他整天都在写／唱”，自然指写字／唱歌；“他在练字／歌”，自然指练习写字／唱歌。而“写汉字／唱国歌、写了五个字／唱了一首歌”中，“汉字／国歌、五个字／一首歌”固然是“写／唱”的成品角色，但并非影子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论元。因为影子论元实际是缺省性物性角色。

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明汉语和英语中为什么可以省略某些论元。尤其是对英语这种一般不能省略动词宾论元的语言，之所以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省略论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省略了影子论元。这种双向蕴含是影子论元得以省略的必要条件。如果不能双向蕴含（即处于能够自然激活的状态），那么在中性语境中就不能省略；而一旦强制性出现，便有可能生成非法的结构。例如：

*㉚a. He read Hemingway's novel the evening away.

b.They drank whisky the pub dry.

虽然“Hemingway's novel”和“whisky”分别语义蕴含着物性结构中的目的角色“read”和“drink”，但后者并不必然蕴含着前者，因此如果要保存完整的语义信息，就需要在句法结构中表达出来。然而，如果形成了例㉚这样的表达，在英语中无法接受。汉语则需要通过动词拷贝句来解决相关语义角色的句法配置问题。由此可见，是否产生影子论元的读解，是需要搭配双方相互语义蕴含，否则就不能形成影子论元构式。也就是说，例⑦是不能必然地蕴含着例㉚这样的语义内容的。这也能说明下面的句子在可接受程度上的差异。例如：

㉛a.他喝醉了酒

?b.他喝累了酒

因为在一般由动结式构成的主动宾句中，宾论元优先甚至唯一地跟补语动词发生语义关联，如“孩子碰倒了暖瓶（←孩子碰暖瓶＋暖瓶倒了）”和“孩子哭醒了妈妈（←孩子哭＋妈妈醒了）”。因此，如果存在语义蕴含关系的话，宾论元优先跟补语动词发生蕴含关系。如果不存在这样的蕴含关系（至少是单向蕴含），则难以接受例㉛b 一类的表达。

由此可见，在说明句法－语义界面的互动关系时，生成词库论是通过语义约束条件的组合来说明句法配置方式的，而对句法搭配的解释较少考虑现实指称。它所做出的解释，实际是一种“离境”的解释，如就名词的物性结构而言，主要考虑类似光杆名词的语义结构；它的“在线”性，实际是一种“语言”层面而非“言语”层面的在线加工。它跟生成语法一样，是生成的理论，是一种基于可能性的生成机制描写，揭示的是构式生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显然，这也不可能做出充分的解释。

也就是说，无论是体验认知观还是计算认知观，对影子论元构式的解释都是不充分的，都是基于某个侧面的解释，因此需要相互配合，从不同角度来观察、描写和解释。也许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做出充分的解释。所谓的“充分性”，都是在理论自身所允许的范围内做出的最优化解释。因此理论需要发展，尤其需要在互补中发展。

六、结语

句法和语义的接口问题是现代句法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借助论元结构理论、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和生成词库论等相关理论多角度地描写和解释了与影子论元相关的特殊句法表现，并探讨了句法和语义的接口问题。

首先通过汉英对比描写了学界比较关注的影子论元构式的句法表达系统，特别考察了汉语动结式中影子论元显隐所带来的一系列句法效应，然后分析了相关句法现象的认知动因，并从构式压制和物性结构这两个角度对影子论元构式的生成机制做出阐释。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我们认为，影子论元构式的特殊句法效应，既与影子论元自身的语义内容有关，也与跟影子论元相组合的结构成分的语义内容有关，更与特定语言句法系统所提供的句法条件有关。这种特例表现从一个角度揭示了“语言大同而大不同”（即沈家煊所申论的“大同在语用上，大不同在句法结构上”）这一类型特征。也就是说，即便有相同或相通的概念结构、语用基础、认知机制，其句法形式实现在不同语言系统中也呈现出不同的效应。因此，本文在借助影子论元构式来探讨构式和组构成分之间的互动关系时，特别关注句法－语义的接口问题在不同语言表达系统中的共性和差异。无论是共性还是差异，其句法效应都受到不同句法系统的配位方式的制约，这也正是语序类型学所特别关注的问题。因此，在对其认知基础及生成机制做出描写和解释时，都必须立足于特定语言的配位方式的系统性，在特定句法系统中考察句法形式和概念结构的匹配关系。

参考文献：

[1]董成如. 构式的论元实现——基于识解的压制视角[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4).
[2]冯胜利. 汉语韵律句法学(增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蒋绍愚.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修订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4]李临定. 现代汉语句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5]沈家煊. “零句”和“流水句”——为赵元任先生诞辰 120 周年而作[J]. 中国语文,2012,(5).
[6]沈　园. 句法—语义界面研究[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7]施春宏. 动结式形成过程中配位方式的演变[J]. 中国语文,2004,(6).
[8]施春宏. 动结式论元结构的整合过程及其相关问题[J]. 世界汉语教学,2005,(1).
[9]施春宏. “把”字句的派生过程及其相关问题[A]. 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三)[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0]施春宏. 汉语动结式的句法语义研究[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a.
[11]施春宏. 句式研究中的派生分析及相关理论问题[J]. 世界汉语教学,2008b,(2).
[12]施春宏. 动词拷贝句句式构造和句式意义的互动关系[J]. 中国语文,2010a,(2).
[13]施春宏. 语言学规则和例外、反例与特例[A]. 汉语国际教育“三教”问题——第六届对外汉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b.
[14]施春宏. 从构式压制看语法和修辞的互动关系[J]. 当代修辞学, 2012,(1).
[15]施春宏. “招聘”和“求职”：构式压制中双向互动的合力机制[J]. 当代修辞学, 2014,(2).
[16]施春宏. 互动构式语法的基本理念及其研究路径[J]. 当代修辞学, 2016,(2).
[17]Amberber, Mengistu. Quirky Alternations of Transitivity: The Case of Ingestive Predicates[A].In Mengistu Amberber & Peter Collins(eds.)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Variation*[C]. Wesport, Conn and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Inc, 2002a.
[18]Amberber, Mengistu. *Verb Classes and Transitivity in Amharic*[M]. Münich: Lincom, 2002b .
[19]Brown, Penelope. Verb Specificity and Argument Realization in Tzeltal Child Language[A]. In Melissa Bowerman & Penelope Brown (ed.)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Argument Structure: Implications for Learnability*[C].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2007.
[20]Croft, William.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1]Evans, Nicholas & Stephen C. Levinson. The Myth of Language Universals: Language Diversity and its Importance for Cognitive Science[J].*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09,32, (5).

[22]Fried, Michael. What's in a Causative: the Semantics of Kannada-isu[A]. In CLS 28, *Part I: Paper from the Main Session*[C].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1992.

[23]Givón, Talmy. *Syntax: An Introduction, VOl. II*[M].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2001.

[24]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Illino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25]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6]Haiman, John.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27]Jackendoff, Ray.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Brain, Meaning, Grammar, Evolution*[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8]Pustejovsky, James.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ambridge*[M]. MA: The MIT Press, 1995.

[29]Zipf, George. *The Psychobiology of Language*[M]. Boston: Houghton Mofflin, 1935.

The Syntactic Effects of Shadow Argument and Its Cognitive Explanation

SHI Chun-hong

(*Faculty of Linguistic Scienc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From multi angles of Argument Structure Theory,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 describes and explains the syntactic-semantic interface related with shadow argument. Firstly, it makes a Chinese-English comparison on the influence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shadow arguments to syntax, with the emphasis of investigating on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of shadow argument in Chinese Verb-resultative Structure. Then it makes an analysis on the cognitive motivation of syntactic effects of shadow argument, and explains the mechanism of shadow argument construction in the perspectives of construction coercion and qualia structur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particular syntactic effects of shadow argument are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the semantic content of shadow argument itself, but also concerned with the content of structural components combined with shadow argument, and even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conditions provided by syntactic system in specific language. Further, the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related with shadow argument not only shares similarities in word order, but also possesse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special case of shadow argument reveals the fact that "languages share most of the same but vary enormously", and this is why the match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yntactic form and conceptual structure should be investigated in specific syntactic system.

Key words: shadow argument; syntactic effect;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coercion; qualia structure; syntactic-semantic interface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